

說郛卷第三十九

侯鯖錄

八卷當併入前三十卷內侯鯖錄中

宋趙令時

字德麟

東坡與司馬溫公論茶墨溫公曰茶與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予曰二物之質誠然然亦有同者公曰謂何予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性同也譬如賢士君子妍醜黔皙之不同其德操韞藏實無以異公笑以爲是

集韻云鰈

音

魚也皮可冒鼓今多以鼉鼓使鼉字非也此水蟲耳

王性之作傳奇辨正云嘗讀蘇翰林贈張子野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注言所謂張生乃張籍也僕按元微之所作傳奇鶯鶯事在貞元十六年春又言明年生文戰不利乃在十七年而唐登科記張籍以貞元十五年商郢下登科既先二年決非張籍明矣每觀

斯文撫卷嘆息且未知張生果爲何人意其非微之一等人不可當也會清源莊季裕爲僕言友人楊阜公嘗得微之所作姨母鄭氏墓銘云暨其喪夫遭軍亂微之爲保護其家備至則所謂傳奇者盡微之自敘特假他姓亦避嫌耳僕退而攷微之長慶集不見所謂鄭氏誌文豈予家所收未全或別本有之細味微之所序及考于他書則與季裕所說皆合蓋昔人事有悖于義者多托之鬼神夢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見他書後世猶可考也微之心不自聊旣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爲人敘事安能委曲詳盡如此按樂天作微之墓誌大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則當以大曆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庚辰正二十二歲矣傳奇實生年二十又退之作微之妻韋墓誌文作壻韋氏時微之始以選爲校書郎正傳奇所謂後歲餘生亦有所娶者也貞元十八年拔萃爲校書郎年二十四矣又微之作陸氏姊誌云予外祖睦州刺史鄭濟樂天作微之母鄭夫人誌亦言鄭濟女而唐

氏崔氏譜永寧尉鵬亦娶鄭濟女則鶯鶯者乃崔鵬之女于微之爲中表正傳奇言所謂鄭氏爲異派之從母者也非特此而已僕家有微之作元氏古豔詩百餘篇中有春詞二首皆隱鶯字

傳奇言立綴春

詞二首以授之不書諱字者卽此意是也

及自有鶯鶯詩離思詩雜憶詩與傳奇所載猶一

家說也又有古決絕詞夢遊春詩前敘所遇後言捨之以義及敘

娶韋氏之年與此無少異者

夢遊春詩云當年二紀初嘉節三星度章門正全盛出入多歡裕二紀初謂二十四歲也

其詩

中多言雙文意謂二鶯字爲雙文也併書之後使覽之者可考焉

又意古豔詩詩多微之專因鶯鶯面作無疑又微之百韻詩寄樂

天云山岫當階翠牆花拂面枝鶯聲愛嬌小燕翼玩逶迤注云昔

予賦詩云時見牆頭拂面花時惟樂天知此事又云幼年與蒲中

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爲詩

傳奇言生贊其書于所知予亦聞其說生甚善楊巨源源爲賦豔詩一絕

凡是

數端有一于此可驗決爲微之無疑况于如是之衆耶然必更以

張生者豈元與張受姓命氏本同所自出耶

張姓出黃帝之後元姓亦然後爲拓跋氏後魏有闕改姓

元僕性喜討論考合同異每聞一事隱而未見或可見而事不同如瓦礫之在懷必欲討閱得一說而後已嘗謂讀千歲之書而探千歲之迹必須盡見當時事理如身履其間絲分縷解終始備盡乃足以置議論若略執一言一事未見其餘則事之相戾者多矣又謂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爾微之所遇合雖涉于流宕自放不中禮義然名輩風流照映後世亦人間可喜事而士之臻此者特鮮也雖爲避嫌然意微而顯見于微之其他文辭者彰著又如此故反覆抑揚張而明之以信其說他時見所作姨母鄭氏誌文當詳載于後云微之古豔詩春詞云春來頻到宋家東垂袖開懷待好風鶯藏柳暗無人語惟有牆花滿樹紅深院無人草自光嬌鶯不語趁陰藏等閑弄水浮花片流出門前賺阮郎鶯鶯詩云殷紅淺碧舊衣裳取次梳頭暗淡粧夜合帶烟籠曉日牡丹經雨泣殘陽依稀似笑還非笑髣髴開香不是香頻

動橫波嘆不語等閑教見小兒郎離思云自愛殘粧曉鏡中金釵
謾插綠絲叢須臾日射鰐脂頰一朵紅酥旋欲融山泉散漫遶階
流萬樹桃花映小樓閒讀道書慵未起水晶簾下看梳頭紅羅著
壓逐時新杏子花紗嫩麴塵第一莫嫌才地弱些些紕繆最宜人
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嬾回顧半緣修道
半緣君尋常百種花齊發偏摘梨花與白人今日江頭兩三樹可
憐枝葉度殘春春曉詩云半欲天明半未明醉聞花氣睡聞鶯娃
兒撼起鐘聲動二十年前曉寺情古決絕詞云乍可爲天上牽牛
織女星不願爲庭前紅槿枝七月七日一相見相見故心終不移
那能朝開暮飛去一任東西南北吹分不兩相守恨不兩相思對
面且如此背面當可知春風撩亂百勞語况當此時拋去時握手
苦相問竟不言後期君情既決絕妾意苦參差借如死相別安得
長苦悲又云噫春水之將泮何予懷之獨結有美一人于焉曠絕

一日不見比于三年况三年之曠別水得風兮小而已波筍在簾
兮高不見節矧桃李之當春競衆人之攀折我自顧悠悠而若雲
又安能保君皓皓之如雪感破鏡之分明覩淚痕之餘血幸他人
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終不我奪已焉哉織女別黃姑一
年一度暫相見彼此隔河何事無又云夜夜相抱眠幽懷尙沉結
那堪一年事長遣一宵說但感久相思何暇暫相悅虹橋薄夜成
龍駕侵晨列生憎野鶴性遲回死恨天雞識時節曙色漸曛曉華
星欲明滅一去又一年一年何可徹有此迢遞期不如死相別天
公若是妬相憐何不便教相決絕雜憶云今年寒食月無光夜色
纔侵已上床憶得雙文通內裏玉櫺深處暗聞香花籠微月竹籠
烟百尺絲繩拂地懸憶得雙文人靜後潛教桃葉送鞦韆寒輕夜
淺繞迴廊不辨花叢暗辨香憶得雙文籠月下小樓前後捉迷藏
山榴似火葉相兼半拂低牆半拂簷憶得雙文獨披掩滿頭花草

倚新簾春冰消盡碧波漾影殘霞似有無憶得雙文衫子薄鈿
頭雲映褪紅酥贈雙文云豔極翻含態憐多轉自嬌有時還自笑
閒坐更無憀曉月行看墮春酥見欲消何因肯垂手不敢望回腰
夢遊春云昔歲夢遊春夢遊何所遇夢入深洞中果遂平生趣清
冷淺漫溪畫舸蘭篙渡過盡萬株桃盤旋竹林路長廊抱小樓門
牖相回互樓下雜花叢叢過遶鴛鴦池光漾彩霞曉日初明煦未
敢上階行頻移曲池步烏龍不作聲碧玉曾相慕漸到簾幙間徘徊
意猶懼閒窺東西閣奇玩參差布隔子碧油糊駝鈎紫金鍍邊
巡日漸高影響人將寤鸚鵡飢亂鳴嬌娃睡猶怒簾閣侍兒起見
我遙相諭鋪設錦繡衽施張鈿裝具潛褰翡翠帷瞥見珊瑚樹不
辨花貌人空驚香若霧回身夜合偏斂態朝霞聚睡臉桃破風汗
粧蓮委露叢梳百葉髻金蹙重臺履紕軟鈿頭裙玲瓏合歡袴鮮
妍脂粉薄暗淡衣裳故最惜紅牡丹雨來春欲暮夢魂良易驚靈

境難久寓夜夜望天河無由重沿泝結念心所期返如禪頓悟覺
來八九年不向花回顧雜還兩京春喧闐衆禽護我到看花時但
作懷仙句浮生轉經歷道性尤堅固近作夢仙詩亦知勞肺腑一
夢何足云良時事婚娶當年二紀初嘉節三星度朝薜玉佩迎高
松女蘿附韋門正全盛出入多歡裕云云樂天和戲之夢遊仙詩序之云
斯言也不可使不知晉者知知
晉者亦不可使不知樂天知晉者也晉不敢不使晉子知予尋斯言三
復其指大抵悔既往而悟將來者也云云正謂此事非張籍益明矣微之年譜

己未代宗大曆十四年是歲徵
之生庚申德宗建中元年辛酉至甲子興

元元年是歲徵
氏生乙丑貞元元年丙寅至癸酉九年是歲徵之
明經及第甲戌至己

卯十五年十二月辛未歲寧王潭瑋薨于
南丁文雅不能御軍遂作亂庚辰十六年是歲徵之年二十二傳奇
自生年二十二未近女色

崔氏年十七傳奇書于今
之貞元庚辰十七年矣辛巳十七年是歲徵之年二十三傳奇書生以文調西去所難
文戰不利遂止京師崔氏書所謂春氣多屬正次

年春壬午十八年是歲徵之年二十四以中書判第四等授校書郎傳奇書後歲餘崔乃
委身于人生亦有所娶按退之作徵之妻章墓誌曰還婦時積始以還

授校書郎即與徵之夢游春二記
初三星度所謂有所娶之言同癸未十九年至乙酉順宗永貞元年丙戌

憲宗元和元年是歲徵之年二十八歲中才識衆茂明
于體用科第拜左拾遺出爲河南尉丁亥戊子二年是歲徵
監察御

史
己丑四年是歲裴章氏庚寅五年是歲貶江陵士曹辛卯至甲午九年從廣州

乙未十年是歲召入都丙申至己亥十四年是歲徙隰州長史庚子十五

年是歲穆宗即位轉辛丑穆宗長慶元年是歲權翰林學士壬寅三年出爲同

癸卯甲辰四年是歲移州刺史乙巳敬宗寶曆元年丁未文宗大和

元年己酉三年是歲召爲尚書右丞庚戌辛亥五年是歲薨于鎮元微之

所述傳奇傳曰予所善張君性溫茂美風儀寓于蒲之普救寺適

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于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氏也張出

于鄭敍其次乃是異派之從母是歲丁文雅不善于軍軍之徒因

大擾劫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惶駭不知所措張與蒲將之

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難鄭厚張之德因飾饌以命張中堂譙

之復謂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

身弱子幼女猶君之所生也豈可償恩哉今俾以仁兄之禮奉承

乃命其子曰歡郎次命其女曰鶯鶯出拜爾兄久之崔辭以疾怒

曰張兄保爾之命寧復遠嫌乎又久之乃至常服睟容不加新飾垂鬟淺黛雙臉桃紅而已顏色豔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傍凝眸豔色若不勝其體張問其年紀鄭曰十七歲矣張生稍以詞導之宛不蒙對終席而罷張生自是惓惓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侍兒曰紅娘者私爲之地數四乘間遂道其衷翌日紅娘復至且曰郎之言所不敢忘崔之婚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媒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之時性不苟合昨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以來行亡止食亡飽恐不踰旦暮若因媒而娶則幾月之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紅娘曰崔之正順自保雖所尊不能以非語犯之然而善屬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諭情詩以亂之不然無由得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復至以彩牋授張生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諭其旨是歲

二月十四日矣崔之東墻有杏花一株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其所而踰焉達于西廂則戶果半開良久紅娘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心謂得之矣及至則端服麗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家固厚矣由是慈母以弱子幼女見依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泆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義終以掠亂而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正欲明之母則背人之惠不祥是用因諭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因鄙靡之詞以求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保無及于亂言畢翻然而逝張生失色者久之復踰而返由是絕望矣後數夕張君臨軒獨寢驚欬而起則紅娘斂衾攜枕而至撫張生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張生拭目危坐者久之久之猶疑夢寐俄而紅娘捧崔而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肢體向時之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熒幽輝半床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而

至也有頃寺鐘鳴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而去終夕無言張生自疑于心曰豈其夢耶所可明者妝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于裀席也已而此後又十數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至以授之貽崔氏自是崔氏復容之朝隱而出莫隱而入同安于向所謂西廂者一月矣張生將往長安先以情喻之崔氏宛無難詞然愁怨之容動人矣欲行之再夕不可復見而張生遂西行不數月張生復遊于蒲舍于崔氏者又累月張生雅知崔氏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雖待張之意甚厚然而未嘗以詞繼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淒惻張竊聽之求之則不復鼓矣張生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臨去之夕崔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今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始之君終之亦君之惠也又何必深憾于此行然而君既不擇無以奉寧君常謂我善鼓琴今且往矣既達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

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左右皆歔歔崔投琴擁而泣下
流漣趣歸鄭所遂不復至詰旦張生遂行明年文戰不利遂止于
京因貽書于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于此書曰奉覽來
問則愛過深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飾雖荷殊
惠誰復爲容伏承便於京中就業於修進之道固在便安但恨鄙
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忽忽如有所
失至于夢寐之間亦多敍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慙若尋常幽
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始暖而思之甚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
處兄有援琴之挑鄙無投梭之拒及薦枕席義感意深愚幼之情
永謂終托豈期既見君子不能以禮定情松柏留心致有自獻之
羞不復明侍巾櫛歿身永恨含欺何言倘若仁人用心俯遂幽劣
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略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
要盟爲可欺則當骨化形消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歿

之誠言盡于此臨紙嗚咽情不能伸千萬珍重千萬珍重玉環一枚是兒幼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之佩玉取其堅潔不渝環取其始終不絕兼致綵絲一絢文竹茶合碾子一枚數物不足珍意者且欲君子如玉之潔鄙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爲好心邇身遙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爲佳慎自保持無以鄙爲深念也張生之友聞之莫不聳異而張生之志固絕之矣後歲餘崔委身于人張亦有所娶適經其所張求以外兄見夫已諾之而崔終不爲出張生怨念之誠動于顏色崔知之潛賦一詩寄張曰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回嬾下床不爲旁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然竟不之見後數日張君將行崔氏賦一詩以謝絕之曰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

陶朱新錄 一卷

宋馬

純

字子約號機微蜀單父人寓陶朱鄉一作單州城父人

黃定者于紹聖間有以牛目司馬溫公者因作冤牛文華州村民往歲有耕山者日晡疲甚遂枕犂而臥乳虎翳林間怒髭搖尾張勢作威欲啖而食屢前牛輒以身立其人之體上左右以角抵虎甚力虎不得食垂涎至地而去其人則熟寢未之知也虎行已遠牛且未離其體人則覺而惡之意以爲妖因杖牛牛不能言而奔輒自逐之盡怒而得愈見怪焉歸而殺之解其體食其肉不悔夫牛有功而見殺盡力于不見知之地死而不能以自明向使其人早覺而悟虎之害己則牛知免而獲德矣惟牛出身捍虎于其人未覺之前此所以功立而身斃嗚呼觀此可以見夫天下之害甚于翳虎忠臣之功力于一牛嫌疑之猜過于伏體不悟于心深于熟寢苟人主莫或察焉則忠義之恨何所自別哉傳稱妾伴僵而棄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于笞固有忠臣獲罪言猶諒夫客有目牛之事親過而弔焉予聞其語感而書冤牛云又自跋曰

是牛也能捍虎于其人未寤之前而不能全其功于虎行之後其見殺宜哉

嘉王榜王昂作狀元始婚禮夕婦家立索催妝詞昂走筆賦好事近云喜氣擁門闌光動綺羅香陌行到紫薇花下悟身非凡客不須脂粉污天真嫌怕太紅白留取黛眉淺處畫章臺春色

王太尉恩自親事官出上皇時爲三衙其夫人爲買妾甚美恩方詣之見恩髀間雕青驚指曰此何物也恩自失而回謂夫人曰所買何等人必良家子遂訪之妾具言母縣主也父死貧故見鬻乃呼其母至不肯言其實又喻之曰不要你還直願但言之方道其事與妾同恩遂呼諸小吏之未婚者令妾與母自擇得一少年其家亦仕宦父爲右職卽命歸白其父具聘禮恩又以數百千爲資送奩具戒其婿使善奉其妻之母焉噫恩本一卒而有士君子之行宜其貴也

元祐黨籍凡三著僕家舊有元祐姦黨碑建炎間呂元直作相取去最後者也其間多是元符間臣僚文曰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十九人皇帝書而刻之石置于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爲萬世臣子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遵制揚功彰善瘴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弟繼述之志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文臣曾任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

文彥博

呂公著

呂大防

劉摯

范純仁

韓忠彥

梁燾

王岩叟

曾布

蘇轍

王存

鄭雍

傅堯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百祿

胡宗愈

李清臣